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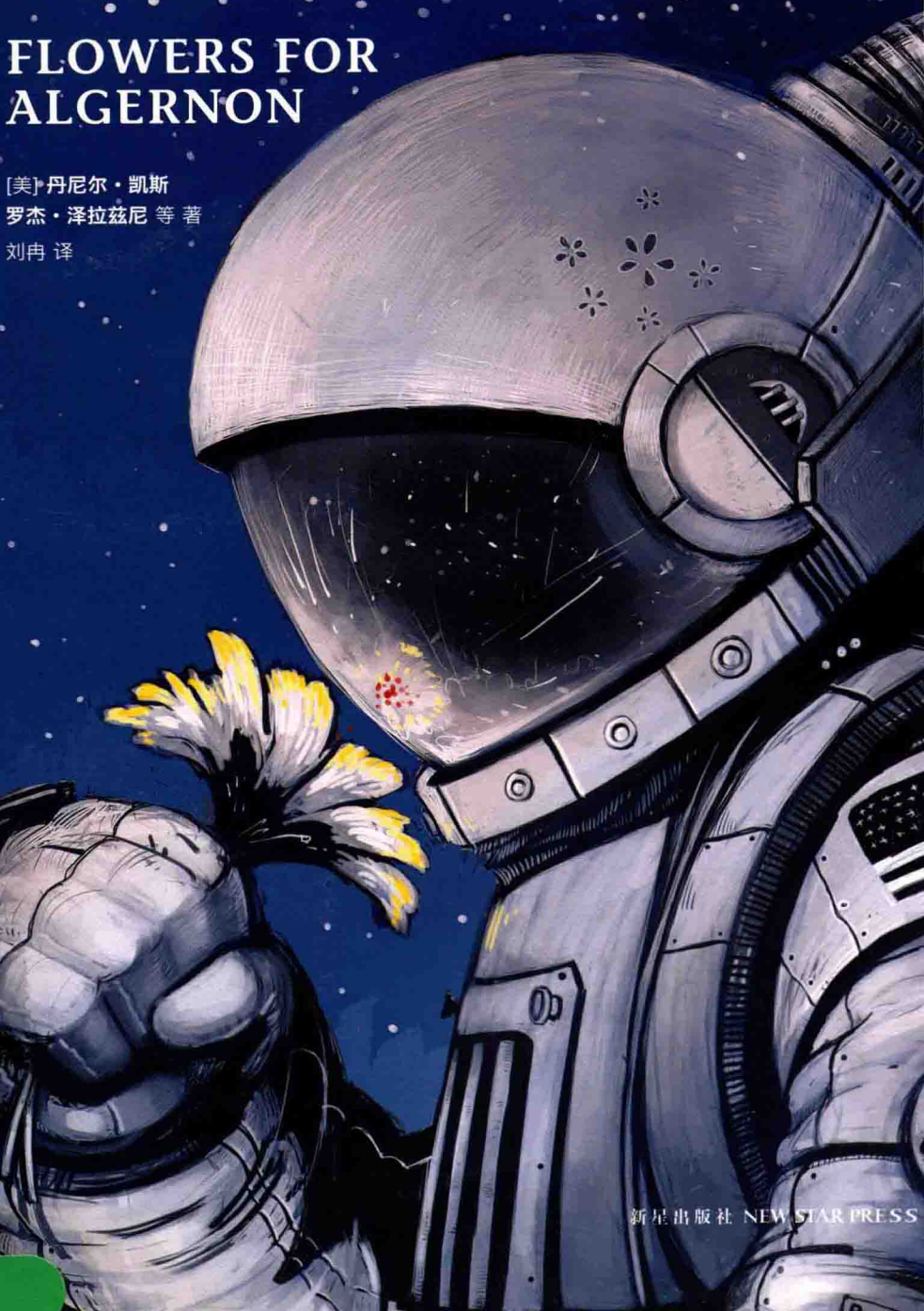
世界顶级科幻大师杰作选

by Daniel Keyes etc.

#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 FLOWERS FOR ALGERNON

[美] 丹尼尔·凯斯  
罗杰·泽拉兹尼 等著  
刘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FLOWERS FOR ALGERNON

by Daniel Keyes etc.

世界顶级科幻大师杰作选

##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美] 丹尼尔·凯斯  
罗杰·泽拉兹尼 等著  
刘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 (美) 凯斯, (美) 泽拉兹尼著; 刘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 7

(世界顶级科幻大师杰作选)

ISBN 978-7-5133-1482-4

I. ①献… II. ①凯… ②泽… ③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美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2413 号

---

###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美] 丹尼尔·凯斯 罗杰·泽拉兹尼等著  
刘冉译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责任编辑: 汪欣

特约编辑: 陈彻

封面插图: 花生

装帧设计: hanyindesign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72千字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482-4

定价: 38.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 前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将是一本较为有代表性的现代科幻小说选集。其内容由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成员投票选出,该组织由近三百名专业作家组成,几乎涵盖了曾在美国发表过科幻小说且目前仍在世的所有人。你手中的这本书代表了这些科幻小说塑造者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判断,没有谁比这些精彩故事的选择者更清楚优秀的科幻小说应该有哪些标准。

SFWA——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建立于1965年,宗旨在于“启迪科幻小说作家的职业兴趣,推动其职业福利,并帮助他们与出版商、经纪人、编辑和选集编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尽管其他类型作家的组织——例如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和美国西方作家协会——成立时间要早得多,但过去几次尝试建立专业科幻小说作家组织的努力全都失败了。不过,多亏了SFWA首届主席达蒙·奈特及首届财务部长劳埃德·比格的热情与奉献,这个一向以单打独斗著称的领域中,几乎所有作家都迅速联合了起来。为了保证更强的凝聚力,成员仅限于作品曾在美国发表的作家,但并不限制作家本人的居所或国籍。因此,SFWA中有许多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

1966年,SFWA举办了第一届年度颁奖礼,将昵称为“星云”的漂亮奖杯颁给1965年优秀科幻小说的作者,获奖者是由成员投票选出

的。这些奖项每年分四个门类颁发：短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

在我担任 SFWA，第二届主席期间(1967—1968)，协会决定将奖项追溯到 SFWA 成立之前。协会要求成员们提名并投票选出 196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发表的最优秀的科幻小说，也就是恰好在星云奖覆盖的时间段之前。该奖项并没有颁发奖杯，但被选中的作品将会重新出版在了一本数卷本的选集中\*。

这些选集主要涵盖了短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超过 15000 字的作品被排除在提名之外，并会在之后的几卷中重新考虑。提名持续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许多成员都提出了他们最爱的作品，但不得提名自己的作品。最后，76 名作家的 132 篇作品进入了终选名单。然后，SFWA 的成员们被要求从名单中选取十篇，每位作家只能有一篇作品入选。此外，协会希望成员在选择时要保留一种历史观点，也就是说，能够代表现代科幻小说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名单上的作品最初发表于 1929 到 1964 年间)。

考虑到长度、平衡性以及职业生涯的整体贡献，我还做出了几例类似的调整。严格来讲，本书目录并未准确反映 SFWA 的投票结果。它呈现了 1965 年前发表的作品中被 SFWA 成员视为最优秀的作品中的一部分。我很遗憾，出版一本书的现实要求使我不得不放弃排在后面的许多作品，特别是超过五万字的那些。但在保持本书容量可控的前提下，我认为它的确展示了一批最为精妙的作品，它们的作者在赋予现代科幻小说形式及内涵上也贡献最多。这是一卷中短篇科幻小说的入门图书馆。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

\* 本书是从这些选集中精选优秀篇目结集而成。——编者注

# 目 录

## I / 前言

### 2 / 小黑包/C. M. 考恩布鲁斯

“刀刃刺入三厘米，神奇地只切开了死的表皮角质组织和活的真皮组织，不可思议地推开了所有主血管、支血管和肌肉组织，除了事先调节好的需要切开的系统或器官之外，绝对不会误伤其他部分。”

一个来自未来世界的玩笑，给予了人类不断滋生的欲望最好的惩戒。

### 36 / 第一次接触/默里·莱茵斯特

“唯一的回答就是一有机会就消灭他们，而如果做不到，就得保证在他们消灭我们时，找不到任何能透露地球位置的信息。”

两个文明意外的相遇对双方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对付这种威胁的唯一安全方法，就是将对方消灭。只好如此么？

### 72 / 好难四儿啊，那些鸚鵡鴿子/刘易斯·帕吉特

“孩子们正在消失。”

“他们一片一片地消失了，如同风中的浓烟，如同哈哈镜里的动作。他们手牵手地不见了，朝着帕拉戴恩无法理解的方向。他站在门槛上眨眨眼睛的工夫，他们已经无影无踪。”

帕拉戴恩还没有搞清这一系列诡异的事情。他绝望地想着，孩子们恐怕不能再回到自己身边了。

### 114 /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丹尼尔·凯斯

“施特劳斯博士说从现在开始，我应该记下发生在我身边的每一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说这很重要，这样他们才能决定是否采用我。我希望他们会采用我。凯尼恩老师说或许他们能使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变得聪明。”

两个月的报告，让我突然回忆起了什么。或许，我还是应该选择离开。

### 154 / 扫描者的庸碌人生/考德维那·史密斯

“首先,谁的生死?”

“您的,还有我的,还有全世界。”

扫描者接受着人们膜拜,忍受着苦痛将自己的躯体变成如赫伯人一般。人们的崇敬支撑起他们的信仰。当面对恢复正常的机会,他们会作何选择?

### 198 / 竞技场/弗雷德里克·布朗

“所以在战争之前,我从前线挑了两个个体,你和一个外来者。从你的大脑中,我能得知在你们的种族历史中,用勇士间的战斗来决定种族的胜败并不是没有先例。”

看着透明屏障对面的滚动体,卡森知道,必须毫不留情地杀掉它。否则,等待人类的将是被这奇怪的力量灭亡。

### 226 / 喧嚣之地/克利福德·D. 西马克

“刚刚在发射场上,我真是吓坏了。在这里,我也觉得非常困惑、不知所措。我有种感觉——一种古怪的、可怕的感觉。”

火星上朱丸焦急地等着韦伯斯特,然而他有勇气离开这熟悉的环境,走上飞船么?他真地能离开么?

### 248 / 冷酷的方程式/汤姆·戈德温

“她违反了一条人定的法律:不得入内。但是处罚的方式却不是人所希望的,也无法废除。一条物理定律早就指出:总量为 $h$ 的燃料提供的动力无法使质量为 $m+x$ 的应急特派飞船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计时器上的数字残酷地跳动着,女孩知道这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生存需要秩序,自然法则是不容改变的。

274 / 惟有母爱/朱迪斯·梅丽尔

“这儿有太多报纸了。越来越多的杀婴事件，但没有哪个陪审团愿意对这些人定罪。干这种事的都是父亲。还好你不在身旁，万一——”

她才十个月大，她喜欢爬，她看起来活像野餐时带的土豆袋。她在家等着素未谋面的爸爸。

288 / 即将上映/弗里茨·莱伯

“她的面具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向一尊非洲神像献祭。‘祝福您的所有孩子都有一个脑袋和两只眼睛，先生。’”

在这个荒诞无稽的世界中，没人知道每张面具后究竟藏了怎样的脸。哦，那个金色头发的姑娘，请摘下你的面具，让我看上你一眼。

304 / 致《传道书》的玫瑰/罗杰·泽拉兹尼

“我们从前从不知晓这一存在。我贪婪地环顾四周。这些装饰的背后由一种十分精密的美学系统支撑。我们必须对火星文明彻底改观。”

在不知不觉间，盖林格身陷神明的残酷预言。进献给爱与美的玫瑰，能否落入心上人的怀中？抑或，这一切不过是骗局，仍是《传道书》所言的虚空……



1923-1958

C.M.考恩布鲁斯



美国科幻作家，未来学家，代表作有《火星前哨》《宇宙商人》  
《总统年》等。

## 小黑包<sup>①</sup>

老医生富尔步履蹒跚地走进胡同，感到冬日里寒意刺骨。他之所以选择穿过小胡同走后门，而不走人行道和前门，是因为胳膊下面夹着的棕色纸袋。其实他心里明白得很，就算带回一瓶廉价白酒，街坊邻里那些表情呆滞、头发乱糟糟的女人和她们牙齿松动、浑身酸臭的丈夫也压根儿不会注意。他们自己都是离开杯中之物就活不了的人，每当靠加班多拿了些薪水，他们就会把劣酒换成威士忌。但富尔医生与他们不同：他仍有廉耻之心。

当他一瘸一拐地走进小巷深处，一场难以摆脱的灾难降临了。经常在附近出没的一条狗——那是条凶猛的小黑狗，总是龇牙咧嘴、满怀恶意地狂吠，他一直都很讨厌它——从他必经之路旁边的栅栏破洞里钻出来，猛扑向他的腿。富尔医生后退几步，准备抬起脚来，朝那畜牲干瘦的肋骨狠踹一脚解气。但他的骨头早已冻僵，腿还没抬高，反倒被一块半埋在地下的砖头绊了一跤。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口中连声咒骂。紧接着，他嗅到了洒出来的酒香，发现那棕色纸袋已从腋下滑落，酒瓶都摔碎了。他立刻哑了嗓子，骂也骂不出声了。那条黑狗仍在一码之外绕着他打转，一边狂吠一边朝他步步逼近，但眼前更大的灾难早已令他将它抛诸脑后。

---

<sup>①</sup> 本文参考了艾家的译本《674101号医用包》，特此致谢。——译者注

富尔医生坐在小胡同污秽的地上，用僵硬的手指把棕色纸袋折好的袋口打开。早秋的黄昏已经降临；他看不清里面还剩下些什么。他捡起那半加仑酒瓶带把手的上半部分和一些碎玻璃片，然后又捡起那瓶底。当他发现里头还剩下足足一品脱酒时，一时连高兴都顾不上了；眼前的问题尚未解决，其他情绪可以稍后再说。

那狗步步逼近，嗥叫一声高似一声。富尔把瓶底搁在地上，将瓶子上部弯曲的三角形碎玻璃片向那狗砸去。有一块击中了，那狗哀号着从栅栏的破洞里缩了回去。然后，富尔医生把那半加仑酒瓶剩下的瓶底举到嘴边，对着剃刀般锋利的边缘狂饮一气，像是在用巨人的酒杯。他中途不得不两次放下瓶底，好休息一下胳膊；但不到一分钟，他就把那一品脱酒鲸吸一空。

他想站起来，穿过胡同回到自己的住所，但一种舒适的感觉如洪水般涌来，淹没了这种意念。不管怎么说，坐在这儿感受小胡同里冻得硬邦邦的泥巴仿佛渐渐变软，感觉到一股暖流从胃里扩散到四肢，驱散了入骨的寒气，这毕竟有种难以言传的乐趣。

一个三岁大的女孩穿着改小的冬大衣，从方才黑狗发起袭击的栅栏破洞里钻了出来。她胆子不小，摇摇摆摆地走到富尔医生跟前，嘴里咬着脏兮兮的食指，打量着他。如有神助般地，富尔医生的幸福圆满了：他找到了一位观众。

“啊，亲爱的，”他用嘶哑的嗓音说，“那指控太荒谬可笑了！‘如果那就是你们所谓的证据，’我当时该这么对他们说，‘你们倒是自己做医生去啊。’我真该这么说：‘我在这儿，与你们县医疗协会当庭对质。执照专员从来没发现我有什么疏忽。所以，各位先生，这难道不是合情合理吗？作为这一伟大职业的同行，我要向你们呼吁——’”

那小女孩觉得没意思，转身走开了，顺手捡了一块弯曲的三角玻璃碎片来玩。富尔医生立刻忘记了她，继续认真地自言自语：“那么，

请帮帮我吧，他们什么都证明不了。难道我就没有一点儿人权了吗？”他反复琢磨这个问题，对于答案，他胸有成竹；可惜的是，县医疗协会伦理委员会也同样肯定。冬日的寒意再次渗入骨髓，而他早已一文不名，连一滴酒也不剩了。

富尔医生哄骗自己，在他那满地狼藉的房间里的某处，一定还藏着一瓶威士忌。每当他需要点刺激才能站起来走回家去的时候，他就用这套残酷的老把戏来对付自己。待在这小巷子里，他会冻僵的。在他的房间里，他可能被臭虫咬，也可能被水槽里霉烂的臭味熏得直咳嗽，但他不会冻死，也不会失去未来可能喝到的几百瓶酒，以及可能享受到的诸多心满意足的时刻。他想着那瓶威士忌——是不是在那一大堆医疗日志后头？不，上回他已经找过那里了。是不是在水槽下面，塞到了最里头那生锈的排水管后头？残酷的老把戏又开始奏效了。没错，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自己，没错，很可能在那儿！如今，你的记忆力也不怎么好了，他悲哀而亲切地告诉自己。你心知肚明：你很可能早就买了一瓶威士忌，把它藏在水槽排水管后头，为的就是这一天。

琥珀色的瓶子，打开封蜡时清脆的劈啪声，沿着螺纹拧动瓶盖时的欢欣，以及紧接着淌过喉咙的爽心提神的浓烈美味，还有胃里的温热，和醉酒时那昏昏沉沉又飘飘欲仙、忘却一切烦恼的美妙感觉——这一切显得愈发真实起来。你很可能有一瓶，真的！很可能！他告诉自己。他心中这幸福的信念愈来愈坚定——这是可能的，是的，完全可能！——他挣扎着撑住了右膝。恰在此时，他听到背后传来一声短促的尖叫，于是停下了动作，好奇地扭过脖子。是那个小姑娘被捡来玩的玻璃片割破了手，似乎伤情还挺严重。富尔医生看到鲜红的血像小溪似的顺着大衣滴下，在她脚下汇成一片水洼。

他几乎想要为了帮她而将那琥珀瓶子的幻梦推迟片刻，但也只是想罢了。他知道，酒就在那里，好好地藏在水槽底下那生锈的水管

后头。他可以先喝上一口,然后再大发慈悲,回来帮助这孩子。富尔医生撑起另一个膝盖,然后终于站了起来;他急急忙忙、踉踉跄跄地穿过遍地垃圾的小胡同,走向自己的房间。在那儿,他会先心平气和、满怀乐观地搜寻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瓶子,然后会焦躁不安,最后则暴怒如狂。在他对寻找那瓶威士忌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以前,他会劲头十足地四处乱抛书籍和碗碟,但紧接着,他便会用肿胀的关节捶打砖墙,直到旧伤口迸裂,手上渗出干枯黏稠的血。到最后,他会蜷缩在地板上呜咽啜泣,昏昏沉沉地堕入洗涤罪恶的梦魇深渊——那就是他的睡眠。

经历了二十代人的犹豫不决和“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自我安慰,人类已经陷入了绝境。固执己见的生物统计学家们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指出,智能偏低的人,比智能一般和智能超常者繁殖得更快,而这一趋势正以指数级曲线增长。在这场辩论中所能搜集到的每一个事实,都证明了生物统计学家们的这一论点,而这无可避免会引致这样的结论:不久的将来,人类将陷入一种荒唐的人口过剩灾难。如果你以为这会对人类的繁殖行为产生什么影响,那你真是太不了解人类了。

当然,还有由另外一种指数级增长带来的对现实的粉饰——高科技仪器的不断累加。一个被训练来按加法机电钮的低能儿,比一个被训练来掰着手指数数的中世纪数学家更能胜任计算。一个被训练来使用二十一世纪版本的整行铸造排字机的低能儿,比一个只知道少数几套活动字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工人更能胜任打字。医学领域同样如此。

这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高能者“改进产品”比低能者“贬黜产品”的速度快得多,但他们人数却很少,而出于某种传统,他

们要对孩子进行煞费苦心的教育。到第二十代时,高等教育崇拜已经出现了稀奇古怪的现象:在“学院”里,没有一个学生能读得出三个音节的单词;“大学”依然按期举行毕业典礼,授予诸如“打字学士”“速记硕士”和“卡片填写博士”的头衔。寥寥无几的高能者们利用那些高科技仪器,使绝大多数人能维持一种社会秩序井然的假象。

终有一天,高能者会毫无恻隐之心地抛下其他人,独自翻过眼前的高山;但在第二十代时,高能者们依然优柔寡断,不明白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二十代生物统计学家的幽灵们正恶毒地暗暗发笑。

与我们的故事有关的正是第二十代的某一位医学博士。他名叫海明威——约翰·海明威,理学士、医学博士。他是一位全科医生,不赞成成为一点区区小病,就去求助于专科医师。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差不多是这样的:“现在,啊,我的意思是您有了一个很不赖的全科医生。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喔,现在,优秀全科医生并不会自称懂得所有关于肺和腺体之类的事,明白吗?但您有了一位全科医生,您就,喔,您就,您就有了一个……全能选手!只要您有了一位全科医生——就等于有了一位全能选手。”

但不要仅从这一点,就以为海明威博士是个蹩脚医生。不,他会切除扁桃体或阑尾,他能毫发无损地顺利接生婴儿,也能正确地诊断上百种小病,对症下药给予恰当的治疗。事实上,在医疗问题上,他只有一件事干不了,那就是违反医学伦理。他明智得很,绝不会尝试这么做。

一天晚上,海明威博士正在与几个朋友一起聊天,却突然被某件事卷入了我们的故事。他在诊所劳累了一整天,因此希望他的物理学家朋友沃尔特·吉里斯——理学家、理学硕士、博士——能稍减尊口,好让他自己向大伙儿抱怨一番。但吉里斯滔滔不绝:“你得把它交给

老迈克；他不懂我们所说的科学方法，但你得把这交给他。那可怜的小傻瓜端着玻璃仪器走来走去，我过去跟他开玩笑说：‘时间机器怎么样啦，迈克？’”

吉里斯博士并不知道，“迈克”的智商是他自己的六倍；事实上，迈克正是他的监管者。迈克假装成一名仪器洗涤工，实际上却在监管这间伪实验室里的伪物理学家。这确实是一种社会浪费——但如上所述，高能者依然在路口犹疑不定，他们的优柔寡断导致了許多此类荒唐可笑的场景。恰巧，迈克已经对自己的任务厌倦得发狂，心里滋生的恶毒足以让他——还是让吉里斯博士来讲吧。

“于是，他给了我一些电子管编号，说：‘串联电路。别烦我了，造你的时间机器去吧。坐下来打开开关。我只要求这么多，吉里斯博士，我只要求这么多。’”

“也就是说，”一位大惊小怪的金发美女颇感惊奇，“你的记性不错，是不是，博士？”她露出迷人的微笑。

“嗨！”吉里斯谦虚地说，“我记性一向很好，这就是所谓天赋。除此之外，我当时立刻把编号告诉了我的秘书，她写了下来。我阅读不怎么样，但记性却很不错。好啦，现在，我刚刚说到哪儿啦？”

所有人都抓耳挠腮地回想，但答案却五花八门：

“跟瓶子有关的什么东西，博士？”

“你正准备大吵一架，你说‘时间有人正在旅行’。”

“没错——你还说什么开罐器。是什么开罐器来着？”

“不是开罐器，是开关！”

吉里斯博士皱起眉头思索片刻，终于宣布：“是开关。有关时间旅行。也就是穿越时间的旅行。于是，我按照他给我的电子管编号，将它们排列成电路，并调节到‘串联’——好了，我的时间旅行机器完工。它能在时间中运送物体。”他拿出一个盒子。

“盒子里有什么？”金发美人儿问道。

海明威博士告诉她：“时间旅行，它能穿越时间运送物体。”

“瞧。”物理学家吉里斯说。他拿过海明威医生的小黑包，放进了盒子里。然后，他打开开关，小黑包不见了。

“好吧，”海明威医生说，“这可真是，呃，挺不赖的。现在，把它弄回来吧。”

“啊？”

“把我的小黑包弄回来。”

“呃，”吉里斯博士说，“弄不回来。我试过反向运作，但那些东西都回不来。我猜，笨蛋迈克教我的方法有问题。”

大家纷纷对迈克指责了一番，但海明威医生没参与其中。他隐约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因此而心烦意乱。他推理道：“我是个医生，医生得有个小黑包。我现在没有小黑包了，也就是说，我不再是医生了？”他认为这简直太荒唐了。他知道自己是个医生。那么，小黑包不在这儿，完全是它的过错。这不是件好事，所以明天，他得找诊所里沉默寡言的埃尔再要一个。埃尔能解决问题，但他不爱说话，从来不愿意和和气气地跟人交谈。

于是，第二天，海明威医生记得从他的监管人那里另外要了一个小黑包；有了小黑包，他才能实施扁桃体和阑尾切除，对付最棘手的难产，用它来诊断和治愈他的同类，直到有朝一日，高能者终于下决心摆脱这一局面。埃尔对他丢了小黑包的事有点恼火，但海明威医生也记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没有人被派遣来追查失物，结果——

老医生富尔从黑夜的恐怖中醒来，又回到白日的恐怖之中。他痉挛般地眨眨眼，把黏在一起的睫毛分开。他靠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知什么东西正发出轻微的咚咚声。他觉得寒冷而麻木。当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下肢，不禁迸发出一阵嘶哑的笑声。原来，那击鼓似的



声音是他自己抖个不停左脚跟敲打着光秃秃的地板发出来的。又是震颤谵妄<sup>①</sup>，他麻木地想。他用血迹斑斑的指节擦了擦嘴，颤抖得更厉害了；那像绷着响弦的小鼓发出来的敲打声愈来愈响，愈来愈慢。他自嘲地想，这么美好的早晨，他该好好休息一番。直到你像琴弦般紧绷到断裂前的最后一瞬，你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恐惧。他还没死，只不过，保留这副枯朽的身躯，忍受没完没了的阵发性头痛和关节部位的疼痛与僵直，也未必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

他模模糊糊记得一些关于小女孩的事。他原本打算治疗一个女孩的。他的目光落在房间中央的一个小黑包上，立刻就把小女孩抛诸脑后了。“我敢发誓，”富尔医生说，“我两年前就把它当了！”他摇摇晃晃地走过去拿起它，才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他的东西，不知怎的跑到了这里。他试着碰了碰锁，它啪地一声打开摊平，四壁的套里塞着一排排器械和药物。它打开后比关着时大得多。他不明白它怎么可能重新缩回之前严丝合缝的大小，但他想，这肯定是某种器械工匠们的高超技术。看上去挺新的，他满意地想，也就是说，在当铺里能值更多钱。

为了怀念旧日时光，在关上小黑包出发去当铺之前，他用手指将那些器械细细摸索了一番，目光流连。有不少东西难以辨认究竟是什么。他能看到带有刀片的切割用具，拉扯与固定用的钳子，扩张用的牵开器，缝合用的针和羊肠线，皮下注射器——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可以将注射器分别兜售给瘾君子们。

走吧，他决定了，然后试图关上这容器。但它纹丝不动，直到他偶然碰到那把锁，它才一下子缩成原本的小黑包大小。这东西如今真是进步神速，他心想，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感兴趣的是它可能在当铺里

---

① 酒精中毒引发的身体发抖等后遗症。——译者注